

青城十九侠





青  
城  
丸  
伝



青城十九俠

还珠楼主著

巴蜀書社

1989年元月·四川

## 内 容 提 要

青城山脚富家子弟裘元，生具异禀。为寻师学剑侠，两入青城。百丈坪斩蜈蚣，夕佳岩得仙剑，历经艰难险阻，得归青城派剑仙矮叟朱梅门下。旋即受师命与长春洞府虞南绮结为伉俪，夫妇二人同赴滇黔苗疆积修外功，杀怪蛇，救长人，与天蚕仙娘斗剑，又偕峨眉派、武当派仙侠锄暴虐、诛魔怪、取灵药、寻异宝，经历了正与邪、善与恶的大搏斗和爱与恨、生与死的大考验，终于创立青城派。

全书着重描写“人世武侠”的生活经验及苗疆异俗，构制出一个神话、志怪、武侠糅合的奇幻世界，不愧为金庸、梁羽生等新派武侠的先声。

青城十九侠（第五册） 还珠楼主 著

---

巴蜀书社出版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7.875 字数 387 千

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000册

---

ISBN 7-80523-193-3/I·81 定价 4.95元

## 目 录

- 第七十回 横江白雾 绝壑运蛛粮 ..... (2321)  
匝地金光 荒崖探怪迹
- 第七十一回 雷雨撼川峡 三吸金船寻异宝 ..... (2364)  
烟光耀岩谷 同驱邪魅斩番僧
- 第七十二回 封地窍 奇宝奠灵川 ..... (2393)  
斗妖人 神光降魔火
- 第七十三回 刃亲仇 孝女返灵岩 ..... (2432)  
吞蛊毒 神蛛消巨害
- 第七十四回 芟妖孽 二女驰蛮荒 ..... (2461)  
寻巨灵 群仙搜怪迹
- 第七十五回 明月朗青峰 炙鹿燔松清游如绘 ..... (2496)  
重霄翔白羽 熔山沸石烈火烧空
- 第七十六回 净妖氛 议觅双童蛊 ..... (2529)  
急友难 言寻比翼鸱
- 第七十七回 无意相逢 石玉珠班荆成宿契 ..... (2557)  
有心求助 冷青虹促膝述前因
- 第七十八回 山川险阻 首涉仙都 ..... (2611)  
洞壑幽深 重逢爱侣

- 第七十九回 一念痴情 无心成大错 (上)..... (2645)  
 两番涉险 五遁见玄功
- 第八十回 一念痴情 无心成大错 (下)..... (2668)  
 两番涉险 五遁见玄功
- 第八十一回 铸错信奸谗 忍教雹散春霖霜凋夏绿  
 锐身争急难 誓结三生鹑鷃同命鸳鸯  
 ..... (2698)
- 第八十二回 恩怨两难言 谁启戎心因聚敛 ..... (2729)  
 吉凶皆自取 同遭孽累为贪嗔
- 第八十三回 剑气纵横 铜鼓山下诛邪祟 ..... (2752)  
 烟波浩渺 香兰渚上拜仙真
- 第八十四回 狂飏起遥天 飞斧玄云伤怪士 ..... (2784)  
 祥云消劫火 沉舟碧海访珠官
- 第八十五回 灵桂飘香 珠宫谈异迹 ..... (2817)  
 佛光度厄 黑海拯仙姝
- 第八十六回 入火官 炎潭惊鬼女 ..... (2858)  
 斩灵蛇 绝岛斗仙童

第七十回 横江白雾 绝壑运蛛粮  
匝地金光 荒崖探怪迹

话说那卖豆花饭的王老么，自从前日得了甜头，回到家中连夜做了几样拿手菜，准备次日敬给二女，好多得点赏钱。不料昨日等了一天未来，以为二女开船走去，自家又舍不得吃，正想趁今早会期卖出，忽见二女带了浪生走来，好不欢喜。见摊前三条长板凳上都坐满了食客，惟恐二女官家小姐不愿与粗人杂坐共食，一面忙用好话催众快食，说：“有官家定座到来，请让一步。”一面令乃妻代为照管，挤迎上前说：“两位官小姐快请这里来！”那些顾客多是赶集的商农，先听王老么催快，还不愿意，在说闲话，及见二女神情穿着，俱为所慑，当是进香的大官眷属，三口两口忙着吃完，会帐走开。

王老么慌不迭擦抹案板，请二女、浪生坐了，换上新漆碗筷，陪笑说道：“小姐昨天怎没来照顾？还当官船开走了呢。前晚回家连夜宰了一只肥鸡，又把隔年留存的酿肠、血豆腐蒸好，共配了四样菜略表孝敬，还没有动呢。”随说随将摊侧箱内菜肴取出摆上。

二女见是一碟棒棒鸡、一碟烂烧鸭子、一碟酿肠、一碟血豆腐，外加摊上原卖的小笼蒸扣肉、大碗豆花带肉末香料。面前已摆了一大片，王老么还在现炒热菜，直说：“够

了，我三人哪吃得这许多！”

王老么道：“这是小人一点心。小姐们自吃不多，听说这娃娃食量太大，庙里素包子都能吃上一笼。今天跟小姐出来开荤，少了哪够这娃娃吃？”言还未了，浪生听王老么连叫他娃娃，怒喝：“你敢叫我娃娃！”怪眼一翻便要纵起抓去，幸二女手快，将他按住。王老么知他厉害，直说：“我说错了，小祖宗不要生气，我做好的你吃。”浪生也真觉饿，二女一喝阻便不再闹，埋头大吃起来。

一会，王老么又炒了一碟辣子鸡丁、一碟腰花、两碟素菜端过。浪生自小随师茹素，初尝美味，高兴已极。彩蓉见他食量兼人，吃得又香，边吃边拿眼偷觑自己神色，哪一样菜都要留些，似未尽性，便笑道：“爱吃你只管吃，吃完叫他添，只不许吃酒好了。”王老么巴不得多卖，又添了两小笼扣肉、一碗豆花过来。浪生共吃了四碗“冒儿头”，菜是全光，方说够了。

这时别的顾客俱吃王老么推有官眷包座谢绝，因浪生生得异样，香客多听庙中养着一个怪婴，见了纷纷传说，齐来观看，摊侧人都围满。又见二女携带浪生情景，互猜浪生要被官家带去，从此享福，一步登天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二女先见浪生吃得有趣，不曾觉察，见状未免烦厌。彩蓉给了五两银子，已要起身，猛瞥见前面香客游人东倒西歪，往两边乱挤，一个身材高大的头陀甚是眼熟，正往庙内挤去。不禁大惊，忙即悄告灵姑：“速带浪生绕向庙侧树林之内等候，我有事去去就来。此时千万不可和我一起，遇我时不说活，装作不认得才好。”

灵姑因彩蓉神色慌张，说完便走，料有原因。见王老么



还在千恩万谢，随口敷衍两句，允其再来，径率浪生依言往庙侧密林之中走去。

这时香客游人越聚越众，拥挤不通。灵姑恐浪生力大，乱闯惹事，便将他抱起，低声叮咛不许言动，自往前挤。仗着民风淳厚，见是女子、婴童，都各避让，才得勉强挤向前去。行近庙前，瞥见卫翊在殿前石台上，方疑彩蓉是寻他去，猛听前面人声鼎沸，纷纷波动，寻声一看，乃是一个长大头陀，正由庙中挤将出来。

先前彩蓉见头陀时，灵姑面向饭摊并未看到。见那头陀身高七尺以上，豹头猿鼻，浓眉大口，一双狗眼闪闪生光，额束银箍，满头黄发披拂，乱蓬蓬的，身相甚是狞恶。走过来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一味朝前猛冲，所过之处，人全东倒西歪，众声叫骂。有那年轻气盛的不甘吃亏，便挥拳打去。头陀既不还骂更不还手，仍自往前挤撞，如未闻见。可是打人的都相继呼痛，咒骂不已。

灵姑看出头陀神情有异，不但绝好硬功，弄巧还是妖邪一流。心愤出家人不应如此强横可恶，如在平时，早已上前处治，一则游人太多，动手恐有误伤，又惦着彩蓉行时之言，无暇及此，只率忍耐下去。经此一乱，再看卫翊已然不见。绕到庙侧无人之处，回顾头陀也将挤出人群，叫骂之声相接，知道吃亏的人甚多，断定头陀决非善类。暗忖：“看些贼头陀行径，平日恶行可知，实是容他不得。等见彩姊商量之后探明细底，如是凶僧妖邪，务须除去。只恐远方路过，一现即行，被他滑脱，又为世人贻害。”方欲到森林中无人之处飞空察看，忽听耳侧低语道：“速往庙后，道童宜从善在彼，我有话说。”

灵姑听是彩蓉说话，忙穿树林，绕抵庙后危崖之下。兇宜从善满脸忧惶之色，彩蓉业已先到，等宜从善将灵姑引到崖脚一个大只方丈的石窟以内，方始现身出来。灵姑见她踪迹如此隐秘，问是何故。彩蓉叹了口气，答道：“方才你见那高大头陀么？”

灵姑道：“你原来是为这贼头陀走的么？先你走时我并未见，走后我来寻你才得看见。他一味在人丛里横冲直撞，受小伤的人不知有多少。如非想来寻你，抱有浪生，又恐人丛中动手误伤生事，早打发他了。那厮不过有一身好硬功，看他步行乱挤情形，不似什么高明人物，难道凭你还怕他么？”

彩蓉失惊道：“我走时匆忙，防贼头陀看见，不知你还未见，忘了告诉。幸得你不曾造次，不然又是一场麻烦。这厮乃是青海西昆仑二恶之一，原是番人出家，名叫赤隆儿瓜，外号金狮神佛。他还不算，最凶是他师兄麻头鬼王呼加卓图，比他法力更深。二凶僧从小患难相交，情共死活，彼此心灵相通，炼有几件极神奇的法宝。内中有一件乃是各人所载金环，每遇危难，相隔千里取环一擦，另一凶僧便即闻警追来。

“其实他们不过身在旁门左道，不忌荤酒女色，性情粗暴，并不十分为恶。人不犯他，他不犯人，本来无关。只为妖鬼未戮以前与他相识，有一年这厮路过北邙山左近，值我由外新回，与他路遇，定要将我劫去。我斗他不过，行法告急。妖鬼赶来，一见是他，先颇不愿得罪，说我是得力门人，不便奉赠，此外鬼宫儿女甚多，任凭挑选奉赠。他偏执意不允，要定了我。两下翻脸动手，他自非妖鬼敌手，妖鬼

他只能将他捆住，急切间不能伤害。后来这厮乘隙磨擦金环，困到次早，麻头鬼王西昆仑赶到，将他救走。由此结下深仇，另约能手寻斗几次均未得胜，恨我入骨。此时遇见岂肯放过？

“这厮适才不曾隐身由人上飞越，乃是故意。近年我虽学会妖鬼邪法，如和他斗，仍是败的占多数，况当取宝吃紧之际，怎能惹他？原想这厮无心路过，乘他未见，隐形追蹶。暗中一查探，才知上年他已来过，不知何故想占此庙，来寻庙主商量。他也是用重价购买，不是强夺。卞明德见他以前得我吩咐，允以下月相让。他却坚要提前，最好当时接收。说了若干好话，允以三日之后回信，方始走去。卞明德等三人因他师父还有多日才能坐化，听贼头陀语气甚是蛮横，意欲强占此庙，不让也要让；接庙以后，旧人一个不留，他师父已然闭关入定不能惊动，本意一拚，又因我再三告诫，不敢妄动，为此十分焦急。

“那米商昨日到达，米也订好，起初打算运入庙仓存放，经此一来，只得变计。令卞明德和米商说，将米船开往上流头无人之处停泊，今晚夜里由我将米船沉入水中，再行运入原乘木舟以内。虽然这类邪法颇干正教之忌，如若不知究里，被他看破，必要作梗。所幸为时不久，未见得只此个把时辰就会有人路过为难，比起由庙运往多一周折总妥速些。可惜灵妹入门未久，各派中人所识不多，此时如能得一见闻交游较多的正派中道友，到时隐身崖上守护，就万无一失的了。”

灵姑便问：“卫道友曾允相助，你虽坚拒，他意未忘，约他如何？”

彩蓉叹道：“其实他在昆仑门下多年，正邪各派均有交游，见闻广博，用他实是最妙。无奈此时我与他越远越好，此情万承不得，说起伤心，以后不提他吧。”灵姑见彩蓉目波红润，隐含幽恨，也就不再提说卫翊曾在殿前石台上现身之事。

二女商议结果，因知颛仙到时必还另派能手前来相助，便令宜从善转告卞明德，赶即暗中购办米谷，由二女夜来先付买价，转交米商，令其依言行事，推说江神用米，不许传扬。头陀不可得罪，仍用婉言回覆推宕，如能推到下月自是最妙，否则与取宝之事必有关联。明斗不过，便将师父闭关之事告知，借给他一面庙房，等坐化后再让全庙。这样说法，只把二女暗中主持一节隐起，于庙中诸人决不妨事，自己再行准备应付。

商定以后，宜从善便说，连日忙乱，浪生在庙实难管束，请二女将他带走。彩蓉一想，已然应允。看浪生聪明，也还听话，凶僧保不住常来侵扰，浪生在庙，容易生事，带在身旁虽要多费一点心思照料，却不致有甚别的乱子，随口应了。浪生先因恋师，不肯随往，及至师父闭关，室有禁制不能擅入。再听卞明德等三人一说，惟恐二女舍己他往，误却仙缘，二次见面已然执意追随，闻言大是欢喜。二女又诫他此去务要听话，不可胡乱言动。浪生允了，随同回转。大敌当前，不敢大意在崖上逗留，径回沉舟以内。

夜来彩蓉往庙中交付米银，并探头陀动静。到庙一看，大殿上蜡泪成堆，香烟犹自弥漫。卞明德、宜从善、金百炼三人，还同了十来个临时帮忙的村人，正在收拾打扫，计算日间布施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彩蓉原是隐身入门，仍把卞明德

悄悄唤出，同往西庙静室。交过米钱，问知香客黄昏始散，头陀去未再来，因在庙前挤撞，好些受伤村人心中不服，都想寻他晦气。卞明德曾命一精细人暗往跟踪，那人去了好久，方始回说那头陀出村以后，便往庙后乱山走去，越走越快。山路崎岖，正恐追不上，头陀忽然回身将那人唤住，笑说：“我乃青海有道神僧，云游至此，发觉江心黑狗滩附近藏伏着怪物，意欲留此，为这一方除害。日里在人丛中挤撞，小有伤害，是众人有眼无珠，不知敬重所致；如真有心为难，被撞的人一个休想活命。你既跟来，足见是个有心人。”为念俗人无知误犯，从身畔取出一道灵符，吩咐用一水缸，将之焚化在内，受伤的人用此符水一抹伤处立即痊愈，还治百病。

他并说庙中既无神光又无妖气，乃是道士假名骗财。他因除害，兼爱庙前风景，已用重价向道士买庙，限令三日之内出让，由他主持。从此不但不要人们重烛供奉，还可大显法力，为这一方造福。除怪时虽有用人之处，也以重金相酬，不令人白费气力。回去可传语众人 and 道士，说他因见庙中香火已有多年，也许原来实有不成气候的小妖小怪，冒充神灵兴风作浪，吃那闭关的老道士除去。早来访问道士师徒名声不差，香火供银由人自愿，向不强募，算起来除混衣食外，尚无别的恶迹，故此好好商说；否则不特当时要将此庙强占，不给分文，还须另加处治。特于宽容，给了三日期限，休再不知好歹，让价任凭多大，决不还口，只管迟延，那就不客气了。看三个小道士俱似会点障眼法，如不服输，把庙产认作本身基业，不舍出让，可往后山白石崖顶上寻他斗法，以胜负来决，也无不可。说罢一片红光，人即不见。

那人和卞明德相好，也未向外传扬，径来报知。卞明德闻言，虽也不无忧疑，因知师父占算如神，既说自己去后，庙业归宜、金二人执掌，香烟还要大盛，别无凶险；又恃二女法力可以相助，心想庙决不会被头陀占去。想试那符有无灵效，便备水缸一口，如言施为，姑令受伤人取水一抹，果然立愈。正想收拾就绪，趁夜静无人，往寻二女，彩蓉已自走来。听完前事，便告卞明德，仍照日里所商应付，百事曲从，千万不可和头陀变脸。有自己在，就让他将庙占去，也是暂时的事，不多几日仍定夺回。否则一经为敌，取宝事忙，无力兼顾，庙固不保，连鲁清尘也不能在庙中闭关静修了。卞明德自是应诺。

彩蓉问明头陀所居途向，随隐身往白石崖飞去。到后察看，荒崖枯寂，星月在天，削壁千仞，草木不生。崖顶怪石磊砢，石齿森利，连人坐立之处皆无，上下更无一个可以容身的洞穴，哪有头陀影子？先恐被头陀的法瞒过，连用冥圣徐完所传搜形炼神之法试了几次，终于无人出现。知道不是所说不真，便是已离此他去，只得回转庙内。

彩蓉问知卞明德已将银子送往江边交与米商，心想：“子夜将过，难得凶僧不在。此时正好行法将米运入沉舟，何必再俟明晚？”忙又赶向江边。路遇卞明德交完米价回来，说米商周福庭多年交好，对鲁清尘师徒最是信服。起初听说米谷神用，还不肯要银子。经卞明德再三解说，只令依言行事不许泄露，方允收下。二女泊舟之处浪大滩险，虽有神明默佑，终是害怕，为此还给了他一道灵符，护送米船乘夜前往。来时船已开行，大约明早便到。二女泊舟之处，舟人日间睡眠，候到夜里便可行法收纳。两地相去要抢二十来里上

水，平日就是好天，也须好几班纤夫。因有灵符催护，只一人掌舵，一人摇橹；即可平稳上驶。舟人见这样吃水的粮船，夜行如此容易，越发坚了信心，决不致于误事。

彩蓉知卞明德所习乃旁门中驱役五鬼的浅术，稍为高明一点的一见即知。当此强敌伺侧之际，稳藏尚且不暇，如何还敢炫露？如被外人看破，立生祸变。如非事贵慎密，自己略为施展便可运走，何须多费手脚？但见卞明德一番好意，又不便多说，忙答：“这样不妥，我如破法，你以后便减灵效。速即收法，随我追去。”卞明德知船行江中，正在吃紧当儿，彩蓉却催他先收禁法后追，料有差错，好生惭愧，不敢怠慢，忙把禁法一撤。

彩蓉同时也用遁法，将他隐了身形，一同带起。飞到江心上空，俯视江峡，宛如一条仄长的深沟。月光不照，暗影中只见星光随波闪动，夜色端的幽寂。晃眼追上那三只米船，彩蓉随带卞明德往下低降。见船上布帆高拽，首船头上立着一个手持符箓的舟人不住展动。禁法撤去，符已失效；依旧趁风上驶，疾如奔马。照那走法，片刻即到沉舟之处，竟比预拟要快得多。知非无故，好生惊疑，匆匆教了卞明德几句话，以备少时如若现身，好与米商答话。跟着急飞首船，一把先将舟人所持符箓抢去。到手一看，仍是卞明德原物，灵效早失，毫无异状，可是船行更速。

舟人因符无端自手失去，自是惊诧，互相哗吵，齐说：“船走得这么快，没了灵符，怎能叫船停止？没有止法，如何得了！”纷纷埋怨持符人自不小心。有的便主张摆设香案向江神求告，此应彼和，乱成一片。彩蓉见众惊哗，恐万一无事事，便将卞明德送落船上，命照适才所说略为增减，止了

众喧，自己再在暗中留神照料，见机行事。

舟人见卞明德飞落，又是一阵喧哗。卞明德忙即喝止，假说奉了神命来此护送，吩咐噤声。一面盘问众人途中可遇甚事，俱答无有。彩蓉在侧，闻言越发奇怪，暗中行法试止前进，只略慢些，终止不住。又试探不出别的朕兆，没奈何，且等到了地头再说。

不消片刻，船到沉舟附近，忽然自停。彩蓉四顾无异，忙回沉舟一问，灵姑也说，自她走后并无动静。暗忖：“对方道行甚高，看此行径，颇似暗中相助，并无恶意。好在身有颠仙所赐灵符，事急时可防万一。时机瞬息，且相机把谷米运回沉舟，再作计较。如真有人为难，运米时也必发难，否则定是颠仙命人来此暗助无疑。”便嘱浪生伏卧舟中，不许妄动，并令灵姑在水中加意防备，自水上面行法运粮。

等彩蓉出水一看，江峡上面已是大雾迷漫，星光全隐。越想越觉对方有意掩护，更不怠慢，先将舟人全数昏迷入睡，然后行法辟水。和沉舟一样，在水里空出停船之地，将三船徐徐沉下，将米谷分运原乘独木舟内。一切停当，并无变故，心中大慰。随将三船浮升水面，乘雾未散，亲身送船回泊。归途因是顺水，卸载之船行自迅速，约有顿饭光景便即回到江边埠头停泊。又嘱咐卞明德几句，便放舟人醒转，独自飞回。这一来断定有了大力暗助，蛛粮已备，只等三日之后庙会終了，即可用金蛛吸上金船，取那船中所藏的至宝。

彩蓉虽觉头陀所说黑狗滩除怪之言，颇似志在金船，以代借口；但是自问法力比头陀差不了多少。先时害怕，是为人少势单，难于兼顾。现已添一能手暗助，加上颠仙所赐灵



符好用，不求胜敌，只求全船宝物到手即行，总可如愿，拟议之余，均甚欢喜。因取宝日期将到，次日仅由彩蓉一人隐身出探头陀和昨夜暗助送粮那人的下落，灵姑、浪生一直守在沉舟以内。

浪生天性好动，初随二女回时，见那五只独木舟都沉江中水深之处，上面隔有两三丈深的江水，人须穿水而下，中间四外的水吃禁法隔闲却是空的。江水晶莹，清冽若镜。船在中心，水族游鱼就在离头丈许和四外晶莹之中游行往来，历历可睹，甚是好看。有时灵姑为了逗他好玩，更把新从彩蓉所学的法术施展，放出光华照向上面，晶波辉映，幻为五彩，更成奇观。喜得浪生不住拍手欢笑，磨着灵姑演习，不舍离开。

灵姑告以此乃旁门小术，无足轻重。异日随往仙山修有为成，不特飞行绝迹，顷刻千里；灵山胜域，自在游行，还可了道成真，长生不老。种种好处说之不尽。浪生听得志夺神往，惟恐忤了二女意旨，日后不肯携带，百依百随，无话不听。灵姑先颇愁他顽皮，不听约束，及见他这等听话乖巧，心中喜极，也是百计引他喜欢。两人守在船上，一点也不显寂寞。

可是木舟一切舒适，食物仅有二女所带干粮。浪生自随二女开斋，在庙前吃了一顿好的，心中不无恋恋。彩蓉去后，他忽然腹饥，偶问灵姑：“仙家法术能把吃的东西变来不能？”灵姑答道：“真到神仙境地，早已辟谷，不食人间烟火。我们虽离成仙尚远，不禁饮食，只可和昨日一样，身有便钱遇上吃些，怎肯为那口腹之欲买弄法术、炫惑世人呢？学道首主刻苦清修，我们在山中吃的多是山粮、野菜、黄精、薯蕷